

活叶文学作品选



第一輯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一九六五年八月第一版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第二次印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定价：0.34 元

目 录

起飞綫(小说)	吳树昌 (1)
插紅旗的人(小说)	肖云星 (14)
万紫千紅才是春(小说)	李德复 (29)
一座油榨房的誕生(报告文学)	王利滨 (43)
連根树(小说)	苏 群 (56)
摆渡人(小说)	叶贤恩 (72)
出国之前(小说)	周贡生 (80)
擒敌記(故事)	甘师林、冯顺华 (92)
三闖峰岩塙(诗歌)	习久兰 (100)
麦簫曲(诗歌)	管用和 (110)
一把三弦(长阳南曲)	方衡生 (114)
女队长(相声)	夏雨田 (128)

起 飞 线

吴 树 昌

领航员马建明到部队的头一天，就向一个老同志问：“怎么样才能当好领航员呢？”那人告诉他：“轰炸机上的领航员，要象领航标兵朱汉武那样。”第二天，他又向别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，得到的回答更干脆：“你就跟着领航标兵朱汉武学，没错。”

又是象朱汉武那样。朱汉武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巴不得立时见到。事不凑巧，朱汉武不在家，到外地飞复杂课目去啦！

正在马建明一心盼着朱汉武的时候，消息传来：朱汉武今天上午就要回来了。

一大清早，马建明就来到了机场。他喜滋滋地站在草地上，朝东望着。不多会儿，霞光中显出一架银白色的巨型轰炸机，疾速地掠过他的面前，轻巧地飘落在跑道上。当他看见机身上“32”号红色大字的时候，心里高兴得叫了声：领航长，可把你盼回来啦。他赶忙紧了紧腰间的枪带，正了正飞行帽，挺起胸脯，精神抖擞地朝“32”号飞机走去。远远地看见从机舱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听见机械师喊着：“朱领航长，朱领航长……”他急忙三步并两步，

跑到跟前，一看那人：高身量，宽肩膀，紫铜色的方脸膛，额头上绷着青筋，眼睛不大，但眼神锐利，又明又亮。他脚跟一碰，敬了个礼，叫了声：“领航长同志，你好。”朱汉武抬头一看，好面生啊！再一细瞅，小伙子那身崭新的飞行服，腰间的新枪套，露在衣领外边的雪白绸巾，明光闪亮的新皮靴，手里来回摆动着的航行包里，还装着投弹角计算表，朱汉武心里明白了八九分，上前一把攥住马建明的手，答道：“我是朱汉武。你是新来的吧？”

“都半个多月啦！”

“那好，咱们是同行啦！”

马建明心里一惊：怪事！我脑门上也没刻着“领航员”三个字，他怎么知道我是领航员？便冲着朱汉武眨巴眨巴眼睛，心里打了个转，说：“我根本不是领航员。”话音没落，逗得朱汉武哈哈大笑起来。“喝！你这个见面礼倒不错，张嘴就考起来啦！”伸手拿起了他的航行包，指着投弹角计算表，问他：“这个是干什么用的？”马建明抿嘴笑了，心里说：好厉害的眼睛。这才答了句：“同行是同行，可我现在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领航员哪！”

“这……为什么？”朱汉武一愣。

“技术不过硬呗！”

“噢！技术过硬就行啦？”

“领航长，我正想问你，你说，怎么样才能当好领航员呢？”马建明抓住这个机会，把憋在肚子里的老问题，又端出来啦。

朱汉武没有搭腔，却仔细地打量着马建明：这个个头不高、身板粗壮、红光满面、两眼乌亮、虎头虎脑的小伙子真有意思，头次见面，又考又问，一问就问到点儿上。不错，有股钻劲。便满心喜欢地反问他：“小伙子，别转弯抹角的，先把你心里的想法倒出来吧！”

马建明偷偷地瞄了朱汉武一眼，直通通地说：“我看，两条。一条是炸得准，一条是炸得狠。”

朱汉武等着听他的下文，可马建明不开腔了。

“怎么，就这些？”

“不对吗？”

朱汉武冲他微微一笑：“错是没错，可你只说对了一点儿，还没有抓住主要关键。”

马建明一听，心里“嘎登”一声，眉心里皱起个大疙瘩，眼睛瞪得溜溜圆，急切地追问：“那主要关键在哪儿呢？”

朱汉武瞅他这副恨不得一下子找到个窍门的样子，望着他那壮实的身板，象根风吹不动、雨打不倒的矮粗粗的石头墩子，心里不由得叫了声：是棵好苗。他抡起了手里的领航包，往马建明身上拍打了一下，说：“小伙子，别急嘛！往后咱一块研究研究，可别光等着吃现成饭，得你自己先开动开动机器，过过硬才行。”指了指他的脑袋瓜，拉起了他的手，“走吧！往后咱们打交道的日子长着哪！”

二

第二天，朱汉武接到了命令，调他到新飞行员大队当领航教员。说来也巧，他扛着行李来到新飞行员宿舍的时候，偏偏只有马建明的屋子里空着个床位，这样一来，朱汉武和马建明住在一个屋了。

两个人一照面，马建明高兴得拉着朱汉武的手说：“领航长，这回你可要把手教我呀！”朱汉武嘿嘿地笑着说：“互相学习嘛！”“得了吧，领航长，别谦虚啦，当我还不知道，你是咱师当当响的大标兵。”朱汉武平时最怕别人说标兵长标兵短的，便赶忙岔开他

的话：“净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干啥？小马，说正经的，你不是想当好领航员吗？这可不能挂在嘴上，还要往心里去。别人说一千，道一万，只能领个路，要紧的是自己多开动开动机器。”马建明一听，又是“自己多开动开动机器”，暗自下了个决心，好！往后，咱眼睛留点神，身子跟紧点，脑子里多转上几圈，处处看着你，样样照着做，我就不信，还看不出来，学不到手？就这样，漂着劲儿干起来了。

自打朱汉武一搬进屋来，马建明的眼睛就盯上了朱汉武的床铺：被子迭得齐齐整整，床底下不多不少，正好三双鞋，鞋尖一律朝里摆着，桌上的书籍靠着窗台，按着书本大小摆成个斜坡，报纸呢，放在桌子正中央，每星期整理一次，月底送进储藏室……这些还不算，尤其是对飞行装具的摆放，更为讲究。

那天上午，马建明一进屋，听见篮球场上赛得正欢，顺手把航行包往床上一扔，转身就往球场跑。直到集合的哨子“嘟儿——嘟儿——”响啦，才满头大汗地跑回来。进屋一看，床上的领航包不见了，便慌里慌张地咋呼开了：“领航包哪儿去啦？”朱汉武跑进屋来，捅了他一下，指了指墙上的衣帽钩。马建明抬头一瞅，领航包端端正正放在自己的飞行帽下边呢！脸“刷”地红了。朱汉武看他这副窘相，说了句：“往后注意点，别到处乱扔。这么一折腾，一分钟过去了，要是战斗，敌人早跑没影了。”

马建明提着领航包，急忙赶到教室。屋子里，只听见翻动地图的“刷刷”声，铅笔在纸上画动的“嚓嚓”声，新飞行员在紧张地进行飞行准备。马建明画好了航线，又仔细地计算着炸弹落下时间，然后在图上写着：12秒。这阵儿，朱汉武正好走到他的桌前，弯腰瞅了一下，不由得眉头一皱，问他：“炸弹落下的时间是多少？”

“12秒。”马建明干脆地答。

“正好12秒吗？”朱汉武追问。

“12秒多点。”马建明想了想。

“准确点说，多多少？”朱汉武紧跟着问。

“多零点一秒。”马建明低下了头。

“那你为什么标的是12秒？”

“这差不了多少，影响不大嘛！”

朱汉武一听这话，霍地一下子直起身来。马建明一瞅，领航长眼睛眯成了两条线，紧紧地盯着他，不由得心里咚咚直跳。

呆了好半天，朱汉武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这次怪我，话没说在前头。下次……你可要好好想想，地面上差了一分钟，可能跟不上队；空中差零点一秒，关系就更大。”末了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要想当好领航员，两片子嘴咋呼得再响，没啥用场！往后得先学会认真做好一分一秒的‘小事’。”

马建明一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发烫。可他一细琢磨这些话，跟吃四川榨菜一样，开头有点辣，越嚼，越香；越嚼，越觉着有味儿，最后，竟悟出点门道来啦：嗯！当好领航员，要炸得准，炸得狠，先得做好这些“小事”。他象是找到了窍门，眼角的笑纹使他那两道黑眉毛，俏皮地翘了起来。

吃罢午饭，他心里甜丝丝的，躺在床上，不大会功夫，便呼呼睡着了。朱汉武回屋，却躺在床上看报纸，这是他多年的老习惯了，睡觉之前，不看看报就象没完成任务似的。看着看着，忽然下了床，拉开抽屉，拿出别人称为“百科全书”的记事本，趴在桌上抄写起来。可巧，这时马建明醒了，见领航长又在“抄报”，便轻手轻脚地下了床，站在领航长背后悄悄地一看，原来领航长抄的是：

“云朝西，披蓑衣，云朝南，水涟涟。……”

他不由得噗哧一声笑了，调皮地说：“我以为你这本‘大——百——科——全——书’上记的啥呢？原来抄的是报纸上的顺口溜啊！”他故意把“大百科全书”几个字，加重了音，拖长了声。朱汉武被他逗得嘿嘿地笑着，转过身，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小马，俗话说：‘行船掌舵的人看潮，种地的人看天。’”顺手把本子递给他，“你别忘了咱是个领航员。这些顺口溜，对咱兴许有点用场哪！”

马建明听领航长这么一说，开初一楞，接过本子一瞧，又是风、雨、云、雾啊，又是铁路、水库啊，连戈壁滩上的防风林都记上啦……真是名副其实的“百科全书”。他看着看着，顿觉心里亮堂了。这些天来，他接触到领航长的许多事：什么床铺、领航包、零点一秒、报纸……都飞快地闪现在眼前，而且被一根无形的红线贯串着。他高兴地叫了声：“领航长，我明白了，那主要关键……”话说了一半，又咽回去了。朱汉武心里一动，催他：“快说嘛！什么时候学会的这套，吞吞吐吐的。”“凡事都得认真细致，一丝不苟，对吧？”马建明把心里的想法倒出来啦。朱汉武高兴得哈哈大笑，一挺身站了起来，指着他的脑袋说：“行啊！小伙子，机器开动起来了嘛！摸着了门……”停会儿，话头一转，“不过，还没刨出根儿。”

“根儿在哪儿？”马建明急毛火燎地问。

“这可还要靠你自己再开动开动机器喽！好好想想：为什么要养成认真细致、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呢？”朱汉武进一步引导他往深处去想。

马建明张了张嘴想问，又把话咽回肚里了。他已经有点摸着领航长的脾气：不叫人吃现成饭。

马建明进入了飞“实弹轰炸”的新课目。这个课目，是新飞行员训练中的一个“关口”，过了这一关，才能担负升空作战、保卫祖国消灭敌人的任务。这两天，他心里给自己订了个“奋斗目标”：炸个漂亮的五分成绩，打响第一炮，来个开门红。为了实现这个“奋斗目标”，他忙得连打篮球都顾不上啦，只要一有空，哪怕十分钟，也往轰炸实习台跑，练习投弹动作。用他的话来说，这叫发现问题，狠狠苦练。可他每次跑上实习台，回头一看，领航长一准站在身后。虽说没把着手教他，但在练习中间，不断地纠正着他的动作，或是突然给他出个意外情况，锻炼他的注意力，练习完了，也总要说上几句下回练习注意的事项。这些天，简直不是他处处跟着朱汉武，而是朱汉武寸步不离地跟着他。

这天晚上，是进行“实弹轰炸”课目的最后一天准备时间了。马建明从衣帽钩上取下领航包，刚一抬脚往外走，朱汉武突然问了声：“上哪儿？”

“实习台。”

“又苦练去，是吧？”朱汉武学着他平时说话的腔调。

马建明抿嘴笑笑，说：“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嘛！再练习练习。”

“回来吧！问题在这儿！”朱汉武指着地图叫他。

马建明一楞，心想：航线上会有什么问题？他磨磨蹭蹭地回到桌前。

朱汉武二话没说，拿过他的领航包，抽出地图看着。马建明一瞅，领航长的眼睛又眯成两条线啦！心里暗自嘀咕起来：难道航线上真有什么问题？再一想，航线上的地标，虽说没印在脑子

里，可不看地图，也能背得滚瓜烂熟。

“嗯！问题在这儿！”朱汉武手指敲着桌面上的地图，发出“当当”有节奏的响声。

马建明赶忙探过头去一看，领航长的手指，正指着地图上的昭阳城。他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算什么问题？是个明显的大地标嘛！”

朱汉武猛然抬起头来，盯着他说：“再大再明显的地标，心里没有它，照样看不见，找不着！”

马建明心里有点想不通，真是，领航长也真有点把人看扁了，虽说我是个新领航员，这么明显的大地标，总不致于看不见吧？因为心里是这样想的，嘴上就不打弯地说了句：“我就不信，我又不是近视眼，还能迷了航，找不到它？”

“你又不信，你不相信的事太多啦。领航员没有哪个带眼镜，可迷航的事没少出。眼睛不近视，思想上怎么样啊？”朱汉武两眼一眯，情绪有些激动，接着又问：“你说说，昭阳城北边有什么？”

“北边？”马建明一愣，“南边有个红玉湖。”

“我问的是城北？”

“北边任啥没有，是片坡地嘛！”

“你看看。”朱汉武把自己的地图递给他。

马建明一瞅，吃了一惊：“北边也有个湖？怎么我那张地图上没有啊？”急忙拿过自己的地图来对照。

“不用对啦！心里没有它，眼睛怎么会看得见？”朱汉武拿出他那本“百科全书”，翻到一页，递给他。

马建明搭眼一看，上边写着：昭阳城北，在离红玉湖二十公里的地方，有一座水库，面积约比红玉湖大两倍。“什么时候北边又钻出来个水库啊？”他正感到奇怪，再往下一看，明白了：这座

水库原来是前两个月才修成的。就连最新的航行图，也来不及标上呢！这资料是领航长从报纸上得来的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那天的报纸，你这个本子，我都看过呀！……”

“是嘛！眼睛看了，没记在心上，也是白搭！”朱汉武接过他的话头，说了他一句。

这句话，虽然说得他头上冒汗，脸上发烧，可也一下子捅亮了他的心。他“唔”了一声，耷拉下脑袋，说：“看起来，我思想上还有点‘近视’哩！”

朱汉武高兴地往他背上擂了一拳，说：“你这个机灵鬼！赶快准备吧！”

可他象是没听见领航长的话，两眼瞪得溜圆，眼皮一眨不眨，望着桌上并排摆着的两张地图，好象要从那上边找出个什么东西来。

朱汉武知道他又在刨根问底啦，笑笑催促他：“别楞神啦，赶快标上。”

马建明仍然没有动手，反倒摇摇头说：“标在纸上容易，记在心上难哪！”

朱汉武使劲地摇晃着他的肩膀，兴奋地连声说道：“好啊！你这个机器开得不错嘛！怎么样才能把它记在心上呢？再转上几圈，就刨出根来啦。”

马建明头一次听见领航长当面表扬自己，一时反倒不安了。

四

清晨，机场上一片火热欢腾。停机线上，银白色的巨型轰炸机，一架挨着一架，整齐地排成长长的一列，一眼望不到头。阳光照在机身上，反射出耀眼的光亮。

马建明正大步流星“噔噔噔”地朝飞机跟前走去。他，第一次飞实弹轰炸，心情显得激动，嗓子眼觉得发干。他走到水桶前边，揭开桶盖，舀了满满一碗水，刚举到嘴边，朱汉武从身后扯了下他的领航包。马建明回头一看，朱汉武把自己的水壶递到他的面前，缓缓地说：“桶里的水热，烫嘴。给，凉开水。”马建明感激地望了望领航长，二话没说，接过水壶就喝，喝了一口，甜丝丝的，原来是糖开水。他冲着领航长眨了眨眼，道了谢，仰起脖子，咕嘟咕嘟，一气喝了个底朝上。朱汉武顺便又叮嘱他一句：“注意转弯点的地标。”他点点头，一抹嘴，上了飞机。

飞机迎着灿烂的阳光，朝着东凌河靶场飞去。穿过一团团棉絮似的白云，飞过一座座青翠的山岗，掠过一片片绿色庄稼绣织成的地毯，越过一幢幢烟囱林立的厂房……顷刻间，一条弯弯曲曲白色的光带，出现在飞机的前方。马建明心里说了声：好！飞到东凌河上空啦。他立刻发出了“左五度”的口令，飞机沿着东凌河的左岸朝前飞。

按着飞机的航向、飞行速度和飞行时间来计算，前面该到进入靶场的转弯点——昭阳城。这个城是什么样的呢？他心里正想着，忽然，飞机的前方，闪烁着一片白光，马建明急忙往机窗外边一看，在一座城镇的南北两边，各有一片白茫茫的湖水。他激动地叫道：“飞到昭阳啦！”驾驶员扭头望了他一眼，“向哪边飞？”这是需要迅速决定的。他沉着果断地向左一挥手，飞机沿着城北的水库上空，向左转弯。“好险！要不是领航长及时提醒，可真要找不到它，要迷航呢！”马建明心里暗自说道。

飞机转过弯，改成平飞之后，准确地飞到靶场上空。靶场的上空灰蒙蒙的，地面上雾腾腾的，顿时，飞机象飞进云雾之中，茫茫一片，上不见天，下不见地。马建明立时精神紧张起来，额

头上沁出豆粒大的汗珠。他圆睁着眼，全神贯注地俯视着地面，搜索着靶标。突然，机头的右前方，闪进一线光亮，还没等他发出修正航向的口令，飞行员机动地扭转机头，冲着那线光亮飞去。飞机刚刚飞近闪亮的地方，马建明借着东凌河水反射出的光亮，瞄见了河滩上的十字靶标。此时，飞机已临近靶标上空，他眼明手快，一按电钮，炸弹直冲着靶标，飞快地墜落下去。

“轰隆！”靶场上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，河滩上掀起了冲天的烟柱……

马建明头一次实弹轰炸飞行，实现了他订出的“奋斗目标”，可算是打响了第一炮，得了个开门红，可他脸上没露出一丝笑容，心情一点也没感到轻松。

当飞机返回机场时，新飞行员早已等候在停机坪上。马建明刚跳下飞机，人们立刻把他围了起来，叫他介绍经验。他只靦靦地笑笑，两个黑眼珠在人群中骨碌骨碌转动着。当他一眼看见站在草地上望着他笑的领航长，便立刻冲出人群，跑到领航长面前，敬了礼，直挺挺地立在那儿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朱汉武瞅着他又是这副楞乎乎的样子，心头一阵火热，朝他胸脯上打了一拳，说：“站着朝我发楞干什么，人家等着你介绍经验呢！”伸手给他摘下了飞行帽，又递给他一块手绢。马建明一边擦汗，一边从上衣口袋掏出领航长的那本“百科全书”，朝大伙说了声：“你们看看这个就知道了。”

新飞行员们一眼认出来了，纷纷说道：

“这是领航长的‘百科全书’嘛！”

“叫你介绍经验，你拿出领航长的本子干啥？”

“干啥？当好领航员的经验，就在这里边！”

马建明直冲冲地一声喊叫，把大伙说得莫名其妙，摸不着头

脑。大伙急忙翻开一看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领航长写的一行行小字，横竖点捺，一笔不苟：

×年×月 八里庄东新修了一座人工湖

×年×月 伏虎山下的河道栽起防风林

×年×月 南河湾边盖起了一片新厂房

.....

领航长这一行行小字，记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景象，画出了我国日新月异的新面貌。大伙纷纷议论着：

“领航长，你成活地图啦！”

“这简直是本最新的领航辞典嘛！”

“领航长，你是身在机场，心怀祖国呀！”

朱汉武听着同志们的赞扬，兴奋地说：“咱过去是个庄稼人，遇上个阴天下雨、刮风落霜，心里就想起地里的庄稼。现在我们是保卫祖国天空的领航员，心里时刻都要想到飞行、战斗。这小本子上记着的一些小事，对我们保卫祖国都有用啊！.....”

这话，犹如一声惊天动地的春雷，在马建明的心坎上炸响。一瞬间，他醒悟过来了，啊！那领航包的摆放，抄记报纸上的“顺口溜”，长年累月在“百科全书”上写下的字字句句.....原来领航长把这些事，都和飞行、战斗联系起来，时刻在进行着准备工作。他心里豁然亮堂了，激动地上前握住领航长的手，说：“领航长，我明白了，当好个领航员，首先要关心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遇事就要把它和飞行、战斗联在一块想想，心里时刻想着飞行上的事，把自己的精力，全部放在飞行事业上。”

朱汉武的眼睛又眯成了两条线，冲他一笑，紧紧攥住他的手，说：“这句话，你算创着根啦！但根本的根本是学好毛主席著

作，只有毛泽东思想挂了帅，技术上才能真正过得硬，才能接好革命的班。咱心里光有一张祖国的地图还不够，革命战士嘛，眼光还要看远点，不能光看见自己鼻子下面的事情，要时刻注意着敌人的动静。心胸还要想得宽些，要想着整个世界革命的大事啊！”

大伙的眼光，一齐投射在朱汉武的身上，透过他那高高的身架、淳朴的脸孔，看到了他那颗红丹丹的心。

马建明心头一震：啊！原来当好一个领航员的起飞线在这儿！

（原载《解放军文艺》一九六五年三月号）

插紅旗的人

肖 云 星

刚才还是晴空万里、星月交辉的夜晚，不一会儿，忽然变得黑云密布、沉雷滚滚。就象魔术师在耍魔术一样，真是叫人难以捉摸、难以猜测。

副连长张大山嘩地一声敞开门，心情烦躁地从屋子里走出来。他的脸色，正象此时的天空一样，挂着一层阴云，一点笑容也没有。

“怎么这样闷？”他随手将脖子上的风纪扣解开，抬头望了望阴沉沉的天空，自语道：“要下雨啦？”话音刚落，一道闪电划破夜空，随着便滚过一阵轰鸣的雷声，还震下来几颗大滴的雨点。

“嗨，说下就下起来啦！”他刚想转身回屋里去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便慌忙向伙房后边的草坪上跑去。因为那里晒着一堆炊事班引火用的木柴，是今天中午他和炊事班的同志一起劈的。可不能白白地晒了一天，又让雨给淋湿啦。副连长卷了卷衣袖，一阵小跑，来到草坪上，突然给怔住了；原来地上的木柴已经全部失踪。正在纳闷，炊事房里传出一阵说话声：“柴火返潮，明天早点起来生火，免得误饭耽搁训练！”这分明是连长的声音嘛。听到这